

巫山麓

曹建勋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巫山麓

曹建勋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我国石油战线向现代化进军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巫山南部一个石油天然气矿为背景，以一位新从上海招来的年轻女勘探队员肖燕的成长过程为主要线索，描写了石油职工采用现代化技术，高速度勘探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故事。

作品以清新流畅的笔触，描绘了壮丽如画的矿区风光，朝气蓬勃的勘探生活和战斗情景；穿插描写了青年男女之间真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和恋爱过程中的一些波折与纠葛，展示了年青一代的理想、情操、志趣与道德品质；较好地塑造了李振邦、章明、赵国荣、陈阵、杜芳、肖燕和钱华等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表现了党的领导干部和老一辈石油工人亲切关怀新一代的成长和他们同心同德奔四化的进取精神。

巫 山 燕

曹 建 勋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2插页 210,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400

统一书号：10107·206 定价：0.77元

第 一 章

春天的一个早晨，弥漫巫山南部群峰的夜雾已徐徐散去。

沉沉酣睡的深山峡谷醒来了。她露出俏丽、娇羞而又宽厚的面容，拥抱着挺拔的水杉，茂密的翠竹，袅娜多姿的白鸽子树，含苞待放的映山红，捧着款款细语的溪流和晶莹闪亮的露珠，笑咪咪地迎着从飞仙岭冉冉升起的红日，映出五颜六色、绚丽夺目的光彩，溢着沁人肺腑的芬芳。那古老的枫林，清瘦的苦栗，也都悄悄地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一棵棵返老还童，转弱为壮，抽出了无数的新枝嫩叶。

黄鹂、云雀、山鸫、长尾巴鸟，立在翠绿欲滴的枝头，怡然自得地鸣啭；练翅的鹰雏，飞出了丛林，在晨曦灿烂的天空翱翔、盘旋；灵活的金丝猴，时而象调皮、活泼的孩子，从这棵树枝跳到那棵树枝，边跳边叫，时而象灵巧的杂技能手，一会儿攀援藤萝，登上悬崖峭壁，一会儿又扑向树丛，拽着嫩绿微黄的枝条打秋千哩……

此刻，一辆上白下红的两色电测车，犹如万顷碧波里的

一艘航船，正在峰峦起伏的群山行驶。它不慌不忙，逶迤蠕动，不一会儿隐没在树海花浪之中，不一会儿又从峻岭上崛起。

车里，先是喧闹的笑语，赞叹的呼唤，混合着重浊的马达音响，在山谷里回荡。过一会儿又时不时地飘出清脆、嘹亮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着我们的红旗；

.....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

唱歌的，约莫二十一、二岁年纪，俊俏的蛋型脸儿，生就一双迷人的秀眉大眼。那白里透红的肤色，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原来是她！这深山峡谷里的老主顾、女勘探队员杜芳呢。

杜芳信口唱着这支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一半是由于职业自豪感，一半是想给跟自己同来的刚进山的伙伴解解乏。

傍晚时分，电测车进入了一个狭长的山谷。一股潺潺溪水，流泻在谷底。两岸雄峰挺立，直刺苍穹，天空象一条同谷边公路平行的绸带，径向山谷尽头伸展。

“喂！小肖，醒一醒！我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

电测车快到岭东石油天然气矿的时候，杜芳唤醒正在打

盹的伙伴，指着倚山傍水的一幢幢石头楼房，兴奋地讲着。

小肖，名燕。她掏出印着小提琴图案的手帕，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打了个呵欠，把脸紧紧贴着车窗，使劲朝外张望。

“难怪你讲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原来确实是高山拥着房屋，石头垒成高楼……”

肖燕带着惊讶的神情，说出了自己对岭东石油天然气矿驻地的第一个印象。

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除了跟妈妈到过苏州外婆家去过几次，就没有到过更远一点的地方。虽然跟妈妈一起游览过苏州虎丘山，并在那儿合过影，但那是个小山包，跟眼前的崇山峻岭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呢。更没有想到，现代的大企业，还有用石头砌房子的。她不由好奇地问：

“矿机关也在这一片石头房里吗？”

杜芳隔着车窗指着前头一个山嘴：

“矿机关在山嘴那边，这里还看不大清楚。因为就地取材，矿里的房子多半是用石头砌的。这还算高级的呢。刚进山那阵子，大伙都住的是活动板房和帐篷。矿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目前还住在活动板房里。不过办公室都已搬进机关大楼……”

电测车拐过急弯，驶过山嘴，爬上一个高坡，在一块小平地停了下来。

杜芳向电测车司机道过谢以后，便转身帮肖燕拎起帆布箱子，急忙下车。肖燕肩上挂着一个鼓囊囊、印有金色“上海”字样的人造革黑提包，腋下夹着一个行李卷，跟在杜芳后

面。

她们一下车，就感觉到一股凉爽的山地空气，格外清新宜人。从子弟学校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正在教师护送下，横穿公路，向山腰上的宿舍区走去。在远处打井，到矿机关来办事的人们，这时忙着上停在路旁的解放牌卡车，准备回队。肖燕紧挨在杜芳身边，担心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走散了。杜芳见她想问什么，便指着一栋四层楼的石头房子，说：

“这是矿招待所，我们先去住下吧！”

肖燕跟着杜芳，沿着公路旁的石阶，一级一级往下走。刚到招待所正厅，只见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串固定在竹板上的钥匙。她上前接过杜芳扛在肩上的箱子和肖燕掖着的行李，领着她们上三楼一间摆着两张单人床的房间，忙把箱子行李放下，又去打来了两瓶开水，然后和蔼地说：“我叫田荣，在值班室值班。你们有啥事，就喊我一声。”说罢，随手带上门，走了。

肖燕听着小姑娘渐渐消失在过道里的脚步声，心想：“名不虚传啊，勘探单位的作风就是好，你看，头一天遇着的两个人，电测车司机，招待所接待员，待人都这样热情……”

她越想越兴奋，连几天旅途生活的疲劳都不觉得了，提议道：“芳姐，我们到外面转一转，好吗？”

这话说到杜芳的心坎上了。她每次来到矿机关这里，都喜欢观察这里的一切。

“走吧！”杜芳爽快地回答。“我们最好到矿机关后头那个高台上去。在那里，可以把矿上的地面建设看得清清楚楚。”

肖燕跟着杜芳出招待所，走上石阶。

走完最上头一级台阶，在铺着沥青的公路上，肖燕看到一辆跟着一辆奇怪的车子喇地驶过。它们不象卡车，更不象交通车，车槽板上都固定着她不知名的庞然大物。肖燕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望着飞驰而过的怪物似的车子出神。

杜芳用胳膊肘碰了碰肖燕的胳膊，以老资格的口气解释说：“这些都是固井用的车子，也叫特车。”

“固井……特车……”肖燕还是感到茫然。

她们等着这队特车驶过以后，横跨公路，穿过一条窄巷，到了一个露天灯光球场。借着灯光的银辉，肖燕从老远就望见球场一侧屹立着两尊石像。走到石像跟前，她才看清，一尊是在报刊上多次见过的王铁人；另一尊，看神情象个知识分子，但认不出是什么人。

“这是谁呀？”肖燕问。

“他叫赵声浩，是岭东铁人。他是我们队上赵顾问的大儿子。生前，他在钻井队当地质技术员，为了从山洪里夺回被冲走的地质资料，他的生命却被山洪夺走了……”

“小赵的名气虽然不及王铁人那么大，但铁人精神他是学到了手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严肃地插言道，“铁人精神，就是自我牺牲精神。搞石油天然气，同打仗一样，很需要这种精神……”

这人边说边向两尊石像后面的人群里走去，一走右肩向上一抬，左肩向下一落，显然是腿有点瘸。

“刚才讲话的是矿机关的锅炉工，连年披红戴花的学铁人模范。”当这个老工人穿过人群向收音机型的楼房走去，杜芳指着他的背影说，“他原先也是钻井工人，因为左腿负了重

伤，瘸了，才调到后勤部门去的。象他这号性格的人，在我们石油单位多得很。我们青年钻井队的老顾问赵国荣，也是这么个脾气……”

肖燕跟着杜芳穿过石像后面的人群，杜芳指着收音机式的房子，说：

“这是石油工人之家。前头是电影院，中间是游艺室，后头是图书馆，要不要进去看一看？”

“还是先熟悉一下大的环境，到你说的 那个高台上去吧！”

图书馆后面，是一条窄小的山路。杜芳、肖燕一前一后，从这条小路登上了高台。

肖燕欠身往下看，灯光、月色清楚地勾出了各种房屋建筑的轮廓。

杜芳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似地指给肖燕看：

“喏，那马蹄型的三层石屋是矿机关办公楼，那‘工’字大楼是职工医院，那扇型二层楼房是子弟学校……”

她历数眼下一些具体单位，又指着山麓一条向右前方延伸的公路，说：

“刚才看到的，仅是我们矿里的起点。你往那儿瞧，这条山谷深着啦。顺着这条公路向里走，那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地震队、钻井队、地质队、电测队、运输队、机修站、供应站、盐厂……一个单位挨着一个单位，沿着这条公路铺开。”

肖燕顺着杜芳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繁星似的灯光组成一条光带，从她们的脚下一直朝右边的尽头伸展，好象就要

跟天空里的银河连上了。

她产生了从来没有产生过的天上人间溶为一体的感觉，心想：“杜芳领自己来的这个深山幽谷，真象童话那样吸引人，那样捉摸不透……”

肖燕的手碰着自己口袋里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使她想起了那是一个蓝皮小笔记本，那上面还记载着杜芳介绍的一些情况呢。她探寻地问：

“芳姐，你说的六架奇山、三股半异水、一个怪石，都在哪里？你说七座比十层楼房还要高的钻塔，三十一口油气井，怎么一样也不见呢？”

杜芳笑了：“我们矿跨着两省四个县的地盘，奇山异水多着哩。单矿机关附近这一带，就有飞仙岭、老鹰岩、马鬃山、刀背梁、金子山、船山、卧龙谷、盛家溪、天谷、石锁这些山呀、水呀、石呀的。不过单凭我口头介绍，你不一定记得住。我们搞勘探工作的，成天同山水打交道。如果你也能分到我们队上去，一实践，你就会都明白。”

杜芳说到这里，心想这样解释会使肖燕扫兴，于是抬手朝山脚指了指：

“这样吧，我就先讲讲卧龙谷。那亮晶晶的一溜，就是卧龙谷水。我们现在就站在卧龙谷畔的正中心啦！我们今天进谷的这条公路，就是沿着卧龙谷修的。就在去年，沿着这条河谷，井架一字儿摆开，夜里的灯光一齐亮起来，看上去象一座座灯塔，那真美极了。这些钻井队打的井，除了一口出盐水，办了个盐厂外，其余的有八口出油，二十三口出天然气，都安装了井口装置。那些装置也叫采油树，如果是白天，还

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采油树旁边的小白屋呢。原来那些钻井队打完井后，就把井架搬走了。”

她用脚跺了跺地，加重语气道：“连我们脚下这个高台，原先也计划立井架的呀！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平了。”

肖燕打破沙锅问到底地说：“那么，你现在在哪里打井呢？”

杜芳指着山谷那边黑压压的高峰说：“就在那座山峰背面的深谷里，那条谷就叫做盛家溪，沿着卧龙谷这条公路朝老鹰岩绕进去，有四十公里……”

这时，山谷刮来一丝夜风，杜芳感到有点凉意，怕肖燕着凉，就拉着她的手，准备下山。肖燕却游兴正浓，拖住杜芳：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招待所挂的牌子是‘岭东石油天然气矿招待所’，而用的脸盆、杯子、卧具都印着‘香溪石油天然气矿招待所’，这是怎么回事呀？”

杜芳哈哈笑开了：“你观察得好仔细。”她静了静，一五一十地解释道：

“我去年来矿的时候，这里就叫‘岭东’。听说以前是叫‘香溪矿’，至于为什么又不叫‘香溪’了呢，我倒没有打听。只听到在队里蹲点的陈秘书跟大家唠嗑，说这里的地质盖层和历史人物王昭君的出生地香溪镇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香溪镇那里不仅山青水秀，风景秀丽，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肖燕活跃起来了：“那你快讲呀！”

“据说昭君家乡那股溪水，原来并不香。后来是因为昭君

在年少的时候到那里洗衣服，掉下一颗珠子，水给染香了。如今那水里还有一种桃花鱼，既无头，又无尾，是个半透明体的小圆圈，象铜钱那么大。桃汛一来，这种鱼就出现在香溪河里，好象一朵朵桃花撒到河里，随波荡漾。这种鱼，是打哪来的呢？说法就多了……”

肖燕生怕杜芳停下不讲了，催促道：“不管有多少说法，你都讲讲吧！”

杜芳清了清嗓子，说道：

“有的说，那是昭君对着溪水梳妆打扮，胭脂飘落在水里染成的；有的说，那是昭君淌着眼泪告别乡亲的时候，泪水浸透了罗丝香帕，她把香帕拿到溪里去洗，泪珠化成的；还有的说，为送昭君出塞，两岸桃花都哭成了泪人儿，纷纷坠入溪水，把木船团团围住，难舍难分，昭君感慨万千，怀抱琵琶，弹了一曲《桃花送》，满溪飘荡的桃花给弹活了，都变成桃花鱼，给远去的昭君让开了一条路……”

肖燕兴奋起来：“这故事太动人了。你说的那位秘书，到那里去过吗？”

“听说去过的。搞地质的同志多半都去过……”

肖燕想了想：“那么，你说的这个香溪，同我们这个矿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杜芳说：“是这样的，据陈秘书说，地壳发展的物质记录称为‘地层’，某种代表性地层的‘出路’在哪里，就以那里的地理名称命名。有一个代表性地层的‘出路’，正好在王昭君的故乡香溪，所以就以这个代表性地层起名‘香溪群’。前几年，到岭东来的第一批石油勘探队伍，在船山这一带发现了

这个盖层，大家惊喜若狂，就把‘香溪’这个美好的名儿给我们矿命了名。后来发现王昭君的故乡香溪镇那里有个香溪矿务局，为避免同名，就改称岭东了。”

肖燕不禁“哦”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她想，看来这位陈秘书，学识倒是挺广博哩。

二

跟杜芳在一个队里工作的女勘探队员们，按杜芳在信里讲的起程日期算了算，估计这一两天杜芳会回矿里。她们这天正好轮休，大伙一合计，决定到矿机关来一趟。杜芳到了的话，就尽了迎接的心意；如果没有到，就去矿机关附近一个古老的山地小集镇买点日用品回队。

姑娘们主意一定，起了个大早，乘炊事班到集镇上去买菜的便车，到了矿机关。她们去招待所登记处问了问，知道杜芳已经回来了。大伙拥到三楼，轻手轻脚推开房门瞧了瞧，见杜芳和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志，都睡得挺甜的。

年轻的姑娘们凑在一起，低声议论这位不相识的姑娘，有的说是来探亲的，有的说是出差来的。只见这位女同志，椭圆的脸蛋，白嫩的皮肤，薄薄的唇儿，小小的嘴巴，嘴角正在微微地动着，好象是在做梦哩。一只圆润的手臂，露在红绸提花的薄被子外面。眼睛虽然闭着，但从那又长又黑又天真的睫毛里，依然流露出一种伶俐、逗人的神情。

在这群姑娘当中，有一个胖乎乎的中等个儿姑娘，目不转睛地盯着箱子和提包，好象急于从中发现点什么。

这个胖姑娘，是全队有名的“母教信徒”。大伙给她这个外号，是从胖姑娘本人的义务宣传中找到的根据。她常对姑娘们说：

“我懂事的时候起，就听母亲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她白天摆香烟摊，夜里替人家织毛衣，裁剪小孩、老太太的衣服，尽自己的能耐赚钱。赚点钱就花在我母女俩的吃穿上。家里的生活虽然赶不上上等，但从小我也没吃赖的、穿赖的。你们看看我的胳膊，如果没有相当的营养，哪会有这么粗……”

她的女伙伴虽然不止一次地听到她这么讲，但谁都不感到厌烦，每听一次，都要哄堂大笑。

杜芳喜欢她那直肠子性格，常常把她的外号简化，亲昵地称她“信徒”。这姑娘的真实姓名叫钱华，她并不对大家的玩笑反感、生气。

一个休息天，杜芳跟班上的同志到小镇上赶集，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石油钻井工程教科书》和一套《工业基础英语》。钱华见了，鼓起通常眯成一条缝的眼睛说：

“我的好同志，你总喜欢把钞票花在这上头！难道买点这里的特产辣味胡豆尝尝，跟你们上海五香豆比较比较，不是更实惠一些吗？”

杜芳对她这种赤裸裸地暴露不体面思想的话语，只是一笑。

钱华常常希望她的伙伴们去掉买书读的嗜好，能象她那样在吃穿上动点脑筋，可是她们住的活动板房里，书却越来越多。政治、技术、文艺一类青年丛书，堆满了好些女青

年的床头。

这些青年女勘探队员，除了去井场打探井，不是到职工业余学校学习，就是利用空余时间自学。单有钱华这位胖姑娘，心里总想着穿着打扮和好吃的土特产。她即使和大家坐在课堂里，或者随大流手上也端着一本书，但那些黑压压的字迹，常常幻出两个反复出现的方块字：吃穿、吃穿……

这就是她现在为什么老盯着肖燕的箱子和提包的原因了。钱华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真实思想，准确地说，她从来也不想隐藏自己从母亲那里接受过来的吃穿观念，就转向身边的伙伴轻声议论：

“我想……那箱子里面准是一些漂亮的时装，提包里也少不了可口的点心。因为看样子，这位睡着的美人，说不定就是杜芳信里讲的她那个要来这里工作的老同学。从上海来的人嘛，那有不带些好吃的和好衣服来的呢。只是还没有同这位打过交道，不敢冒冒失失打开这箱子和提包，饱饱眼福和口福……”

说话的，大言不惭；听话的，羞得连耳朵根都感到火辣辣的。

钱华的伙伴，生怕钱华的议论把杜芳她们吵醒，更担心她这番丢人败相的话，被陌生姑娘听了去，丢尽大伙的脸。姑娘们正用手势制止钱华，不让她再往下发挥。不料那睡美人，扬起白嫩的胳膊，用手背轻轻地揉了揉眼皮，睁开了水汪汪的黑眼睛，惊异地瞧着拥在门口的一群女青年。随后，她一骨碌坐了起来，边穿墨绿色隐纹条绒拉练衫，边朝着杜芳喊：

“芳姐……”

大伙愣住了。

杜芳应声起了床，见钱华打头站着的这一群人，原来多半是她一个队里的女友，就在迅速穿衣扣钮扣的一刹那，热情地跟大伙打招呼。钱华带头，一拥而进，围住了杜芳。杜芳拨开众人，指着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沿的这个年轻姑娘，向大伙介绍说：

“这就是我在信里给你们讲过的我那位老同学，她叫肖燕……”

肖燕有礼貌地站起来，一面跟大家握手，一面请大家就坐。

送开水进来的田荣，看到房里来了那么多人，有的还站在那里，就出去搬来了十几条方凳。

钱华挨着杜芳坐在床上。她在眯缝着眼瞄那箱子和提包的同时，自我介绍说：“我叫钱华，钱财的钱，华丽的华……”

杜芳看到钱华说话又有耍滑边的势头，就岔开道：“姑娘们，怎么只让小钱一个人唱独脚戏呀……我替大家给小肖介绍一下吧！”

接着，她指一个，给肖燕介绍一个：

“刚才自我介绍过的小钱，是我们钻井一班的井架工，挨着小钱的，叫明靖，是气测队气测工，她和小钱一起招工来的，常常到我们队上来玩；从小明左边数过去，一连八个都是我们钻井一班的，她们是，副司钻叶春香，钻工杨艳明、方苓、薛梅、林珊，柴油机司机李红，司助柳静，发电工谢姣荣；一班后头的这六位同志，都是钻井二班的，从右向左，

第一个是副司钻唐杏玲，再就是钻工张巧云、杜小娥、金凤，司助高瑞敏；门口那八个同志，向左数，她们是钻井三班副司钻沈秀莲，架工陈小翠，钻工鲁蓝，司助丁小萍，地质班地质工芮蕊、白薇、乔莉，泥浆班泥浆工曹小琴；我斜对面那三位，挨着小曹的是炊事班王秀英，接下去，也是炊事班的，叫刘淑媛；靠你这边的这位，是后勤班卫生员黄菊。”

杜芳一口气介绍到这里，停了停，说：

“我们队一共有七十五名职工，原来都是女同志。年纪大些的，去年底都调到后勤单位去了。同时，补进了二十来个男青年。现在全队还有四十九名女职工，其中有两名是干部，一个是副指导员严淑芬，一个是地质技术员楚玉华，大家都叫她楚大姐。看样子，我们队上的女同志除去上班、有事的，都来了……”

钱华连忙打趣道：“小杜，你咋不作自我介绍呀？”

杜芳笑着说：“你又想要啥花腔了？我是小肖的老熟人，还用得着介绍吗？”

钱华做了个怪相：“不，不！不是让你介绍姓名，是叫你介绍‘官衔’！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女司钻，大小是个头头嘛！”

杜芳笑着捅了钱华一空心拳：“你又在嚼舌头了！”

随后，杜芳转向大家，抱歉似地说：“姑娘们，大伙稍呆一会，我跟小肖去洗个脸就来。”

肖燕和杜芳拿起搁在窗前桌子上的漱口用具，拿起搭在床栏杆上的白底红宽条子毛巾，走了出去。

太阳象火球一样，从东边的山峰蹦了出来。它那紫红色